

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(十三)
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

2. 墓志

所谓墓志，乃专记死者姓名、籍贯、生平以及生卒年月等内容而置于墓中之石刻。

据其特征，墓志可粗分为墓志铭和塔铭两个类别。但其名称由于地区的差异和时代的久远，则多而异。如有称墓志为墓记、埋铭、圻刻、玄堂志、灵舍铭者；有称塔铭为浮图铭、功德塔、方坟、石室、龕莹者。买地券、食堂、神位、墓门、黄肠题字等因其与墓志等接近，亦归属于墓志类。

墓志之式，其初并无定例。有圭首象碑者，如晋代之《刘韬墓志》、北魏之《李谋墓志》；有形似方版，阴或侧均有刻字者，如北魏之《刁遵墓志》、《李壁墓志》等。墓志之有盖，始于北魏初期，然至孝昌后方兴之。

墓志之滥觞，可溯源于东汉初期。其代表性实物，即河南洛阳南郊刑徒墓出土之刑徒墓砖。这些刑徒砖，虽形制单一，内容简单，但已初步具备了墓志铭的主要内容。尤其晚期刑徒砖更是如此。石刻墓志之形成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北魏时期更盛。隋唐时期墓志已达到成熟阶段。其形制、文体都已成定式，内容最为完备，数量亦最大。据初略估计：宋代墓志不及唐志十之

一，元又不及宋之半，明清虽又略多，但其史料、书法价值均远不如北朝及隋唐墓志。

释氏之志，多称为塔铭。其石不置圻中而嵌于塔内或竖为幢。塔铭之出现，始于北朝，隋朝也不多见，最盛之期亦在唐代。

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本亦较为丰富，仅据现在已整理入藏者计，即约有五千余种。其中南北朝墓志300余种，隋唐志3000余种，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千余种。

于此可见，墓志不仅是石刻的主要组成部分，更是一批重要的文字史料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下面仅将一些代表性的墓志略加介绍，以见一斑。

(一)《武孟子买地玉券》。镌于东汉建初六年(公元82年)十一月。清光绪十六年(公元1890年)于山西忻州出土，后归陶斋收藏。隶书，两面刻，各五行，行八至十一字不等。长7、宽4.4厘米。

买地券之形状，大者如摩崖，小者为刻玉。所用之质料有以石刻者，如汉建初元年(公元77年)之《会稽摩崖》；有以砖刻者，如吴神凤元年(公元252年)《绥远将军蒯》；有以瓦刻者，如晋太康五年(公元284年)《杨绍蒯》；有以玉刻者，即《武孟子买地券》等。

此券质地细密，文章雅致，刻功亦佳。李葆恂赞之曰：“玉质密栗，刻画虽浅细而神理完足，非晋唐所及，即文章尔雅质健，亦非汉人不能为也。”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为出土初拓。其中有光绪壬寅(公元1902年)三月吴县王仁俊、义县李葆恂、龙阳易顺鼎、长沙程颂万、长白端方等题跋。并钤“不在朝廷又无经学”、“葆恂印”“张灵后身”“颂万私印”“文石”“端方”“宝瓠斋”“益三”“王字押”等印。

旁附史谦隶书录文。

(二) 《刘韬墓志》。镌于西晋，未著卒年与葬日。清乾隆前期，为河南偃师杏园庄村民掘井所得。乾隆四十八年为武亿所得，后又先后归吴大澂、费念慈收藏。志上锐下齐，作圭形，故亦有称墓版文者。隶书，五行，行十三字。志长58、宽17厘米。

该志出土初期尚完好，归费氏时下半断裂。故首行末“事”字下半与“征”字上半损，二行“墓”字亦损其上半。如“事”字、“墓”字完好，而“征”稍损者，则为费氏收藏时之较早拓本。因晋时碑刻不多，此石又小而易刻，故翻刻本较多。原石第三行“君”字左方椎痕道细而弯，第四、五行“子”字、“夫”字间少有石花，此外绝无剥蚀痕迹。石之四周微缺数处，但与摹刻强作者大有不同。摹刻亦有下截不见石边，似随拓而止者；尚有其余三面石外更见一沿者。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系嘉道年间拓本。有吴县吴大澂题签和观款，并钤“大澂私印”章。

馆藏另一整幅拓本，亦系嘉道年间拓本。此拓曾为陈粟园、章钰等递藏。有章钰题签和题跋，并钤“式士”“古欢楼”“钰”“长州章氏”等印。

(三) 《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》。镌于北魏延昌三年（公元514年）正月十二日。乾隆二十年（公元1755年）出土于河南孟县东北八里葛村，人称四司马志石之一。石初藏县东北药师村李洵处，乾隆己酉（公元1789年）为冯敏昌访得，跋于侧，并题观款于志尾。光绪初为长白端方收藏。一九六五年始存故宫。正书，二十一行，行二十一字。石长51、宽50厘米。

冯氏论及此志书法称：“其笔迹之佳，深得书家三昧，政如山谷评杨风子书，所谓散僧入圣者，当为魏碑中佳刻。”王昶谓此志“字画古质可喜，往往有隶意，尤多别体，为魏晋南北朝所罕见者。”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系无冯敏昌观款之出土初拓本。此拓曾

为顾广圻旧藏并题字，又钤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“一云散人”“顾氏所收石墨”等印。

(四)《刁遵墓志》。镌于北魏熙平二年(公元517年)十月九日。清雍正年间出土于河北南皮县刁楼废寺址中。正书，二十八行，行三十三字。阳刻铭文。阴分两列，刻题名，上列十四行，题兄弟及兄弟之妻并妻父等，下列十九行，题子及媳等。志石出土即缺右下角，文自六行起至下末三行斜断一道如线，断处字未剥落且下半清晰。乾隆壬午(公元1762年)乐陵刘氏克伦访得后，即以木版补其阙失之一角，并刻跋文(阳文)于上。据刘氏跋考，此志则应为康熙末年出土。刘庠《俭德堂文存》、徐树钧《宝鸭斋题跋》亦均作康熙出土。沈曾植跋亦云康熙五十年间出土。石长75、宽65厘米。

拓本中以第六行“父雍”之“雍”字不损者为最旧本，亦系出土之初拓本。“温恭好善”之“好”字未损者为乾隆年间拓本。

“曾祖彝”之“彝”字已泐者，为光绪后拓。有翻刻本，将十九行“温恭好善”误为“温恭善善”，易辨。

此志书法不同于龙门造像诸刻。初视虽委婉秀媚，实则遒健绝伦，为学北书者之佳品。郝懿行谓此志“书法得魏晋风，亦有隶意。”李佐贤赞此志书法“结体宽博，运笔遒紧，犹存隶意，自是六朝人本色，非唐以后所能摹抚也。”吴士鉴赞碑阴曰：“书体艺鍛如新，神采迢丽，又胜其铭。”

馆藏最佳裱本，系“父雍”未泐本，即未归刘克伦收藏前之初拓本。其锋芒毕露，如新脱手，堪称海内佳本，惜阴失拓。

此拓本曾为汪师韩、蒋祖诒(穀孙)、金文淳(质甫)、宗湘文等递藏。首有吴郡徐坚题额(乾隆戊子，公元1768年)和谭泽闾题签。尾有钱塘汪师韩(乾隆丙戌，公元1766年)、桐山方观承、会稽陶澐宣(光绪十五年及十九年，公元1889、1893年)、金文淳、桐庐袁昶、嘉兴沈增植(均光绪己丑，公元1889年)、余杭褚

德彝（民国戊寅，公元1938年）等跋九纸，以及陶澐宣所录志之阴文。钤有“谭泽闾印”“蒋祖诒印”“穀孙鉴藏”“徐氏孝先”“臣坚私印”“蒋穀孙金石缘”“碑英阁”“文冲读碑记”“颐情馆印”“穀孙秘笈”“稷山居士”“徐坚曾观”“能静经眼”“宗湘文”“师韩”“观承之印”“想贤玩迹”“陶心云”“金文淳印”“质甫”“陶澐宣”“臣睿印”“松西”“澐宣审定”等印数十方。

馆藏另一裱本系“雍”字初泐本。该本“雍”字虽损，但其中间偏右小石一片尚未剥落，且“好”字完整无缺，是为乾隆拓本之佐证。此本曾为朱少河、罗振玉、邵锐递藏，并钤罗、朱、邵三氏印章十数方。

馆藏最旧之整幅拓本为梁启超旧藏之“彝”字未泐本。有梁启超题签。其“温恭好善”之“好”字尚存，“恭”字首笔两竖未全连，右下角已有刘克伦木跋并较清晰，属乾隆末年拓本。钤有“季彤秘玩”“张纪屏印”“梁启超”“十二石山斋”“饮冰室”等印。

馆藏另一整幅拓本为顾千里旧藏之道光年间拓本，（有阴）。“好”字已泐，“彝”字尚存。右下角已有刘克伦木刻跋。首道光丁亥（公元1827年）顾千里题记并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“铁琴铜剑楼”印二方。

（五）《李超墓志》。镌于北魏正光六年（公元525年）正月十六日。清嘉庆年间出土于河南偃师。正书，二十六行，行二十六字。石长55、宽55厘米。

初拓本，十二行“陵谷时异”之“陵”字“冫”旁未损。有翻刻本，字略大。

此志字体工整，与一般北魏墓志风格有所不同。《独学庐二稿》称：“北魏志墓之石，笔画皆不工，此志独端好有法，字亦不杂伪体，殆当时名手也。”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，系初拓“陵”字未损本。此本曾为

丹徒刘铁云旧藏。有其题笺和题跋(光绪三十二年,公元1906年)。并钤:“孝源张氏家藏”“又任”“于思”等印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,亦系初拓“陵”字未损本。

(六)《李谋墓志》。镌于北魏孝昌二年(公元526年)二月十五日。光绪十九年(公元1893年)春山东安丘出土,后归端方,其后又转山东济南金石保管所。今存山东图书馆。石作碑形。文正书,十八行,行十九至二十字不等。额亦正书,阳文,十二字。长74、宽50厘米。

该石出土不久,即被人以摹刻易去,故原石初拓本极难得。其摹本与原石之别:原石额上有细石花一片,摹刻则凿做细点,下有数处更成密点;原石第八、九行二“君”字间有石花,摹刻则无;原石末行“军”字左点泐,摹刻未泐;又下“赠”字,原石“贝”旁下二笔泐,摹刻“成如本”无此二笔。然摹刻者用心良苦,制作极佳,如无原本对照,二者之差异,则难区分真伪。

唐以前志有额、或其状作碑形者,为数不多,仅有魏《韩显宗墓志》及隋《淳于俭志》等屈指可数的几种。此志有额,宜珍之。

该志书法,笔势险峻,结体宽畅,极腴润风华,额尤妍妙,其纵横转折也独具匠心,可与《崔敬邕志》相媲美。端方赞此志曰:“书势秀逸,不在司马昞、刘玉之下,可宝也。”

馆藏最佳裱本,系梁启超旧藏之初出土拓本。此本有王孝禹、王懿荣等人题签和梁启超题跋(民国戊午,公元(1918年)。钤有“孝禹考藏金石文字”“王孝禹考藏记”“新会梁氏”“梁启超印”“帖祖廛”等印。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,亦为梁启超家藏。钤“梁启超印”章。

此外,北京图书馆还藏有整张摹刻拓本。其本有诸城尹彭寿(光绪甲午,公元1894年),陆恢、毘陵赵宽(民国癸丑,公元1913年),安吉吴昌硕(民国甲寅,公元1914年)跋并钤“陆廉夫

书画印”“陆恢私印”“廉夫”“宗海鉴定”“赵宽”“龙”等印。

(七)《高湛墓志》。镌于东魏元象二年(公元539年)十月十七日。清乾隆己巳(公元1749年)秋于山东德州运河岸崩时出土。后归德州封进士家。正书,二十五行,行二十五字。石长56、宽55厘米。

此志笔法秀劲,为唐时虞、褚诸家所本。

出土前期拓本第二行“芳德退流”之“退流”二字未泐。其后,先泐“退流”二字,继泐首行“魏”字,二行首“君”字,三行首“风”字,四行首“管”字,六行首“云”字,八行首“史”字等。

馆藏最早裱本,系出土初拓本。曾归任为群觉庵(任杰)珍藏。首为其题签。尾有南海吴荣光(道光丁酉,公元1837年),彭泽汪鸣湘(道光戊戌,公元1838年),张筠生(戊戌闰四月)及光山胡仁颐题跋。钤“为群”“觉庵任杰考藏金石书画”“吴荣光印”“拜经老人”“贾氏金石”“鸣相”“筠生诗画”“仁颐”等印。

馆藏另一较旧裱本,为王孝禹及梁启超递藏之乾嘉本。尾有铜梁王孝禹(光绪乙亥及乙巳,公元1875和1905年),新会梁启超(民国乙丑,公元1925年)跋,并钤“王孝禹藏记”“王瑾”“铜梁王孝禹家藏古刻”“槐庐”“孝禹”“梁启超印”“任公”“丁未生”“饮冰室藏”等印。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,系顾千里(广圻)收藏之乾嘉年间拓本。有其题签及“铁琴铜剑楼”印。

(八)《刘懿墓志》(注)。镌于东魏兴和二年(公元540年)正月二十四日。清道光初年山西忻州出土。出土后先为州人焦氏购得,后归太谷温氏。一九六三年忻县王连喜捐赠国家,归山西博物馆收藏。正书,三十二行,行三十三字。石长57、宽55厘米。

初出土拓本,从右上角第一行第十二字起,至第十行第二字处斜裂一道,但第二行“史”字未泐。较晚拓本,于第五行第一

字至第七行第五字又断一道，裂成三角状。此时“史”字，第六行“之”字、“为”字，七行“食邑”二字皆泐。清末拓本，第一行至第五行第四字处又横断一道，即一行“持”字二行“州”字，三行“字”字，四行“穷”字，五行“局”字，均损。有摹刻本，颇精。其原本、摹本之别，从此石之数道细石纹中，审其弯曲与侵损字口处之状况自然与否，即可知晓。

馆藏最佳裱本，系出土初拓本。此本“史”字完美无缺，余字泐痕亦少，楮墨既旧，传拓尤精。惜尾部缺拓四行，美中不足。此本曾为古皖张木三、蓬莱丛澍五递藏。尾有丛兰西校记。钤“灵泐平生珍赏”“丛澍五珍藏旧拓精本”“灵泐鉴藏金石文字”“叔言”“金石癖”“古皖张氏木三珍藏”等印。

馆藏较早整幅拓本，系咸同年间拓。“史”字虽泐，但第一行到第五行第四字处尚未横断。此拓曾为邵锐旧藏。首有其题签。钤“邵锐小记”“结古欢室所藏金石文字”“鼎芬”“蘅杪翰墨”“程荃之章”“节庵”“岑斋墨缘”等印。

注：据志文：“刘懿”字“贵珍”，但史书中又有将其名作“刘贵”者。特注出供参考。

(九)《王偃墓志》。携于东魏武定元年(公元543年)十月。清光绪元年(公元1875年)三月，于山东陵县东门外三里河刘家庄北出土。县宰戴杰得后，即移嵌书院东壁，并于孟夏刻跋四行于志尾。光绪五年为县官方氏携去。光绪二十二年耿棨昌来陵寻访复得。文正书，二十二行，行二十三字。盖阳文，篆书，三行九字，志石长52、宽51厘米。

出土最初拓本，无光绪元年孟夏丹徒戴杰刻跋。次则为戴刻跋后之初拓本。是年长至古歙江肇麟又增刻考证篆额题字款识一册。光绪五年(公元1879年)十二月，于戴跋后又增刻婺源余家鼎篆书观款一行。光绪二十二年(公元1896年)耿棨昌又于首题下刻题跋二行，记述此志失而复得之始末。

有摹刻本，其笔道较原石稍细，损处硬凿易辨。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系出土初拓本。此本无戴杰等跋，可为至宝，惜额失拓。

馆藏最佳裱本，为戴刻跋后之初拓本（有额）。此本曾为铜梁王孝禹、新会梁启超等收藏。有王孝禹题跋及题签（光绪三十二年，公元1906年）。钤“王孝禹考藏记”“铜梁王孝玉家藏古刻”“孝玉永宝”“孝禹审定”“孝禹考藏金石文字”“孝禹”“王瑾”“铜梁”等印。

（十）《崔颢墓志》。镌于北齐天保四年（公元553年）二月。清乾隆年间出土于山东益都，后归山东济南沈仲常所藏。正书，十六行，行十七字。志石长宽均39厘米。

原石出土时即损左下角。共损二行，每行三字又前半字。初拓本，八行末“日”字完好，十二行“斯”字未泐，十三行“此”字完好，“今”字尚存右大半，嘉庆以后拓本，八行末“日”字右竖笔下已与下石花连，十二行末“膺”字下“斯”字，十三行末“方”字下“此今”二字均泐。早拓本较少，晚拓者较多。有摹刻本，甚劣，易辨。

馆藏最佳裱本，系出土时之初拓本。十二行“斯”字，十三行“此”字均存。唯各行末半字于装订时多被裁去，甚憾！此本曾为丛兰西及张木三旧藏。尾有丛兰西题跋及“轩辕华印”“西峰”“张木三考藏”“灵泐平生珍赏”“曾在丛氏耕石斋”“灵泐鉴藏金石文字”“琢砚斋印”“张氏琢砚斋珍藏金石”“曾在张木三处”“叔言”等钤印。

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亦系出土时之初拓本。此本为顾广圻旧藏，有“顾氏所收石墨”及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等钤印。

馆藏另一较佳整幅拓本，系嘉庆年间拓本。曾为张之栋、吴彭秋、陈墨香等递藏。钤“仰统廔”“陈氏珍藏”“敬轩珍藏”“古蓼吴彭秋鉴藏书画”等印。